

熊磊教授应用芳香疗法治疗小儿疫病临床经验

崔瑾¹, 曹婷², 侯宾³, 熊磊^{3*}

(1. 云南省中医医院, 云南 昆明 650021; 2.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21;
3. 云南中医药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本文根据芳香辟秽理论,从小儿疫病特点、芳香中药防治小儿疫病的理论基础及芳香药在小儿疫病中的应用展开讨论。总结熊磊教授运用芳香疗法治疗小儿疫病的经验。认为小儿疫病湿热证多见,而芳香中药其气清正,可驱除空气中或人体的有害病邪,有芳香解表防疫、芳香宣中祛疫、芳香开窍制疫之效。

关键词: 中医芳香疗法; 芳香中药; 芳香辟秽; 小儿疫病; 名医经验; 熊磊

中图分类号: R275.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23(2024)06-0074-04

DOI: 10.19288/j.cnki.issn.1000-2723.2024.06.015

Clinical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Xiong Lei in Applying Aromatherapy to Treat Paediatric Epidemics

CUI Jin¹, CAO Tin², HOU Bin³, XIONG Lei³

(1. Yunnan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unming 650021, China;
2. First Clinical School of Medicine, Yun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Kunming 650021, China;
3. Yun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ediatric epidemic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aromatic herbal medicin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paediatric epidemic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romatic medicine in paediatric epidemic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aromatic removing obscenity and summarises the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Xiong Lei in treating paediatric epidemic diseases by using aromatherapy. It is believed that paediatric epidemics are common with dampness-heat syndrome, while aromatic herbs have the effect of dispelling harmful diseases in the air or in the human body with the help of aroma to relieve epidemics, dispel epidemics in the middle of the body, and open the orifices of the body to control the epidemics.

KEY WORDS: Chinese medicine aromatherapy; aromatic herbs; aroma to expel filth; paediatric epidemics; famous doctors' experience; Xiong Lei

疫病是中医学对传染性疾病的统称,是由外感疠气引起的一类疾病。随着社会进步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儿科疾病谱不断发生变化,古代的“痧、痘、惊、疳”四大证已发生明显的改变,呈现出细菌性传染病减少,病毒性传染病增加的趋势^[1]。在儿科临床中,疫病

为常见病多发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引起流行,严重危害儿童身心健康,若防治不当,广泛传播,还将引起突发公共事件,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熊磊教授系岐黄学者,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2374523, 82074421, 8216092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国中医药人教函[2023]85号); 云南省科技厅科技计划项目基础研究专项(202003AC100022, 202301AS070084); 岐黄学者-国家中医药领军人才支持计划(国中医药人教函[2022]6号); 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国中医药人教函[2022]75号); 2023年度云南省研究生导师团队建设项目(云学位[2023]8号)

作者简介: 崔瑾(1976-),女,副主任医师,E-mail: 656227448@qq.com

* **通信作者:** 熊磊(1963-),女,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小儿肺系、脾胃系疾病及中医芳香疗法的临床及基础应用研究,E-mail: xlluck@sina.com

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从事中医儿科医教研40余年,学验俱丰。其根据小儿体质纯阳、易从热化的生理病理特点及西南边陲多湿热、山岚多瘴气的气候特点及地域特征,三因制宜,临证善用芳香中药,活用银翘散、桑菊饮、甘露消毒丹、藿香正气散等温病类时方^[2],创制“香芩解热颗粒”等芳香制剂方,广泛应用于儿科临床,临床疗效显著。

1 小儿疫病特点

小儿为稚阴稚阳之体,脏腑娇嫩,形气未充,易被疫邪侵袭而患病,且患病后易寒易热、易虚易实、传变迅速,正如吴瑭《温病条辨·解儿难》所述:“其脏腑薄,藩篱疏,易于传变;肌肤嫩,神气怯,易于感触。”因此,疫病在未成年中具有普遍易感性,不少疾病发病急骤、传变迅速、病情较重,或可留后遗症。且年龄越小,重症发生率越高。

2022年至2024年笔者在跟师过程中发现,小儿疫病一年四季常有发生,尤其是在冬春季节。昆明地处云南滇中地区不仅有“冬无苦寒,夏无苦热,温燥凉爽,四季如春”的气候特点,还有着“四时无寒暑,遇雨便成冬”的特殊地理环境,兰茂在《医门揽要·感染寒合症》中论道:“经曰,春温夏暑秋湿冬寒,皆四时不正之气。”^[3]昆明地区具有多湿多燥的气候特点。加之当地人的饮食习惯长期嗜食辛辣食品,所以昆明地区痰湿质人群居多。叶天士《幼科要略·总论》言:“襁褓小儿,体属纯阳,所患热病最多”,因小儿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外感疫邪,易从阳化热,所以小儿发病多为热证。同时小儿脾常不足,易被饮食、他病、情志、药物所伤,而致脾胃虚弱,运化失职,水湿内停,故在临床中小儿疫病湿热内蕴证最为多见。

2 芳香疗法防治小儿疫病的理论基础

中医芳香疗法缘起芳香中药,芳香中药是指以挥发物质为主要成分,具有芳香气味的中药。芳香之气清正,可鼓舞人体正气,辟除秽浊邪气^[4],故芳香中药在我国疫病的防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景岳全书·杂证谟》云:“瘟疫乃天地之邪气,若人身正气内固,则邪不可干,自不相染。”体质因素是其发病的根本因素,防疫的根本在于驱邪。《神农本草经》言“香者,气之正,正气盛则能除邪辟秽也。”古人早有“外治取其诸气而已,从窍入,以气相感”的论述,通过佩戴、烧熏、鼻塞、涂抹、取嚏、洗浴等方式可防治疫病^[5]。

疫邪多由口鼻侵犯人体,吴鞠通认为:“疫为秽浊之邪,自口鼻入里,循经传腑,每多变化。”芳香中药具有升发、上行的特性,能开腠理,发邪气。外感疫邪初期,病位尚浅,借助芳香中药其性易散,外达头目肌表之性能,可起因势利导、中止病情发展之功。

小儿感受疫邪,起病急骤热病居多,因其五脏六腑未成而未全,全而未壮,肺脾肾常不足,易夹有形湿邪。芳香中药因其疏散走窜之性,具有芳香化湿之效。《素问·经脉别论》言:“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芳香中药化湿主要体现在对脾气的调节作用,芳香中药升发、上行的特性可使脾阳得升,脾运得健,浊阴得化,湿邪自除。

小儿感受疫病,因其致病力和传染力强,损伤脏腑经络、气血津液较甚,病变中容易热极生风,热扰心神,心窍阻闭等。芳香药物辛香走窜,走鼻通脑,散壅滞,解壅遏,辛香醒脑,启闭通心,开窍醒神。正如《临证指南医案》中所言:“夫温热秽浊,填塞内窍,神识昏迷,胀闷欲绝者,须以芳香宣窍。”

疫气未入内,可芳香驱邪、辟秽;疫气入里留恋者,芳香宣通、祛疫;疫气深陷者,芳香通达、醒脑开窍。故熊磊教授将芳香中药广泛应用于小儿疫病治疗的各个阶段。

3 芳香中药在小儿疫病中的应用

3.1 芳香解表防疫——荆芥、防风、白芷 疫病乃疫毒秽邪从口鼻、皮毛侵袭人体所致。疫气由鼻而入,鼻通于肺,邪入于肺,则肺卫失宣,鼻窍不利,见鼻塞、流涕。芳香中药味辛宣散,可驱邪解表,通鼻窍,《素问灵枢类纂约注·卷中》云:“鼻为肺窍,心脉入肺,嚏则肺气通”^[6]。在疫病防治中,用具有解表功效的芳香之品可祛除外邪,防邪深入,宣开鼻窍。熊磊教授在临床中常用芳香中药祛风解表,解除肌表疫毒之邪。如荆芥解表散风,《本草纲目》谓其:“散风热,清头目,利咽喉,消疮肿。”防风祛风解表,胜湿止痛,止痉,《医学启源》谓:“疗风通用。泻肺实,散头目中滞气,除上焦风邪之仙药也。”白芷味辛、性温,解表散寒,祛风止痛,宣通鼻窍,《得配本草》谓:“通窍发汗,除湿散风,退热止痛,排脓生肌。”三药合用,以疏风解表,可治疗外感疫邪头身疼痛、恶风畏寒,取

荆防败毒散之意。

3.2 芳香宣中祛疫——藿香、苍术、厚朴 疫气多由口鼻而入，口通于胃，直伤中焦，或疫邪由上焦传入中焦，湿浊邪毒互结，气血交阻，如《温病条辨·上焦篇》言：“疫者，疠气流行，多兼秽浊。”芳香中药温燥，善于逐秽，流通气血，驱散里邪，可温煦中焦之阳气，中焦得安，气血自畅，正气足而邪自安；芳香理气调中，主一身之气升降出入，能疏肝气、理中气。疫病中，凡脏腑功能失调、气血不运者，皆以香药理之运之^[7]。如：藿香芳香化湿，和中止呕，《药性切用》：“力能醒脾，祛暑快胃，辟秽，为吐泻腹痛专药。梗主和胃化气，而少温散之力。”苍术燥湿健脾，祛风散寒，《本草正要》：“苍术其性温散，故能发汗宽中，调胃进食，去心腹胀痛、霍乱吸吐解诸郁结，逐山岚寒疫，散风眩头痛，消痰癖气块、水肿胀满。其性燥湿，故治冷痢冷泄泻、肠风、寒湿诸疮。”厚朴燥湿消痰，下气除满，《萃金裘本草述录》谓其：“温中散结气，除胀满，湿滞胃中，冷逆呕吐，腹痛泄利，寒湿霍乱，化水谷，解暑，利膈宽胸。”小儿“脾常不足”，脾为太阴湿土，喜燥恶湿，外感疫邪侵袭肠胃，困遏脾气，脾失健运。临床中熊磊教授常用芳香药物健脾化湿，祛湿除邪。同时兼顾治疗小儿疾病时不忘调治脾胃的思想。

3.3 芳香开窍制疫——苏合香丸、至宝丹、紫雪丹、安宫牛黄丸 疫邪由膜络孔窍，乘隙而入，循络传经，后入脏腑，发为变证、危证。心脑者，神明之所住，易为温疫所犯，心脑不通者，病或危或重。王清任提出：“鼻通于脑，所闻香臭皆归于脑，开窍醒神，防止病邪深入。”疫毒深入，气血逆乱，元神失养，病变传脑，扰及神明；或秽浊邪气蒙蔽脑窍，清窍不明，神机失用；脏腑失调，官窍不灵，临证常见神昏谵语、不省人事、痉厥动风等危重急症^[7]，而芳香中药，有开窍醒神之功，起效迅速，救危解急。如：苏合香丸、至宝丹、紫雪丹、安宫牛黄丸等。

3.4 养阴护液，重视生机 芳香之品多辛香走窜，辛温燥烈动气，易损伤津液，加之小儿为纯阳之体，感邪之后热变最速，极易出现阳热亢盛、津液损耗之象。“留得一分阴液，便有一分生机。”熊磊教授在运用芳香药物治疗疫病时，善加养阴清热的药物如芦根、天花粉、沙参、麦冬等。芦根清热泻火、生津止渴，《玉楸药解》谓其：“清降肺胃，消荡郁烦，生津止渴。”天花粉

清热泻火、生津止渴、消肿排脓，《本草纲目》谓其：“桔梗根，味甘微苦酸，酸能生津，故能止渴润枯，微苦降火，甘不伤胃，昔人只言其苦寒，似未深察。”沙参养阴清热、润肺化痰、益胃生津。麦冬养阴生津、润肺止咳。芳香药物久服易耗气，叶天士谓：“香燥泄气”。故在处方配伍中，香药用量偏小，并注意中病即止。对于部分气虚、阴虚体质患儿慎用。

4 验案举隅

患儿：女，5岁，2023年3月19日初诊。主诉发热2 d。2 d前患儿发热，热峰39.7℃，呕吐2次，为胃内容物，无咖啡样物质，咽痛，无鼻塞，无咳嗽，纳差，大便稀，2次/d，色黄，无便血，无果酱样大便，眠欠安，无盗汗，舌质红苔白腻，脉浮数。查体：咽红(+)双侧扁桃体无肿大，双肺呼吸音清晰，心率100次/min，腹软，腹热。辅助检查：乙型流感病毒核酸检测阳性。西医诊断：流行性感冒；中医诊断：时行感冒（湿热内蕴证）。治以清热解毒、化湿退热。自拟香芩解热方加味。处方：藿香10g，酒黄芩10g，生石膏（先煎）20g，连翘6g，柴胡10g，竹茹6g，法夏10g，板蓝根10g，陈皮10g，茯苓10g，烧神曲10g，葛根10g，桔梗10g，冲鸡内金10g，甘草5g。3剂，开水煎服，发热时1h1次，热退减生石膏，1剂/2d，3次/d。患儿口服中药2剂后热退。

按：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所引起的呼吸道传染病，四季均可发生，以冬春季为主。发病时多见高热，最高体温可达39~40℃，伴有畏寒，一般持续2~3 d；症状以乏力、头痛、头晕、全身酸痛多见^[8]；呼吸道症状轻微，常有咽痛，少数有鼻塞、流涕，或有恶心、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部分可发展为肺炎等。中医药认为流感属于时行感冒范畴，本病因为感受疫疠时邪，小儿稚阴稚阳，体质稚嫩未全，全而未壮，疫疠流行之时，易被时邪侵袭。朱丹溪《格致余论》中载：“六气之中，湿热为病十居八九。”因小儿为“纯阳”之体，感邪后易从火化，也易与湿相结。叶天士提出：“湿与热不相搏，势必孤矣”。此患儿外感疫邪，化火迅速，小儿“脾常不足”易脾胃受损，运化失司，导致内生湿邪，湿热互结，出现发热、咽痛、呕吐、纳差，大便稀，舌质红苔白腻，脉浮数。

香芩解热方是由古方甘露消毒丹化裁而来，取其清热利湿、化浊解毒之义，由藿香、黄芩、连翘、大青

叶、石膏、青蒿、柴胡等组成。运用芳香之品以芳香化湿,清利湿热,疏利气机。方中以芳香药物藿香、黄芩为君药。藿香,《本草正义》“芳香而不嫌其猛烈,温煦而不偏于燥烈,能祛除阴霾湿邪,而助脾胃正气,为湿困脾阳,倦怠无力,饮食不好,舌苔浊垢者最捷之药。”其味辛、性温而不燥热、气芳香可醒脾化浊,脾健运则湿浊自化。酒黄芩清热燥湿,如《滇南本草》载:“上行泻肺火,下行泻膀胱火……除六经实火实热。”其味苦性寒,尤其善于清泄中上焦湿热及肺火。柴胡《本草纲目》“劳在脾胃有热,或阳气下陷,则柴胡乃引清气退热必用之药。”其味苦、辛能发散;性微寒能清热,疏达升发少阳清气以调和肝胆二经,转枢作用得以复原,使湿热外透散之,并使得木土相安,胃和气顺。连翘如《珍珠囊》载:“连翘之用有三:泻心经客热,一也;去上焦诸热,二也;为疮家圣药,三也^[9]。”生石膏清热泻火、除烦止渴,板蓝根清热解毒,葛根解肌退热生津、升阳止泻,桔梗清利咽喉为臣药,法夏、陈皮、茯苓、竹茹燥湿化痰、理气和中止呕,神曲、鸡内金消食健脾导滞为佐药,甘草调和诸药为使药。诸药合用则有化湿解毒退热之效果。

5 小结

中医药治疗小儿疫病具有独特的优势和疗效,其中芳香药的应用尤为广泛。小儿外感疫邪,易从阳化热,同时小儿脾常不足,易被饮食、他病情志、药物所伤,而致脾胃虚弱,运化失职,水湿内停,形成湿热内

蕴证。辨证使用芳香药物或以芳香解表防疫,或以芳香宣中祛疫,或以芳香开窍制疫,结合患儿体质特点,具有良好效果。

参考文献:

- [1] 汪受传,艾军. 儿科温病诊治[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2:2.
- [2] 原丹,熊磊. 熊磊教授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总结[J]. 中国儿科杂志,2021,17(1):4-7.
- [3] 虞坚尔. 中医儿科流派研究[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3:544.
- [4] 熊磊,赵毅,解宇环. 芳香中药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2:9.
- [5] 李晓菲,刘光华,吴振起. 浅谈芳香辟秽法防治流行性感冒[J]. 中医外治杂志,2020,29(3):77-79.
- [6] 熊磊. 儿科临证拾萃[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3.
- [7] 熊磊. 儿科临证拾萃[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4.
- [8]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流行型感冒诊疗方案(2020年版)》[EB/OL]. (2020-10-27)[2024-12-01].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1/05/content_5557639.html.
- [9] 周晓媛,李刚,熊磊,等. 香芩解热颗粒治疗小儿感冒发热临床疗效研究[J]. 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16,39(2):61-65.

(收稿日期:2024-12-02)

(上接第 73 页)

参考文献:

- [1] 刘南,余锋,赵静. 厥证中医证型研究思路探讨[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29(5):601-602,608.
- [2] 刘春媛.《内经》论“厥”[J].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8(4):10-12.
- [3] 江伟,皮兴文. 论《伤寒论》厥证[J]. 四川中医,2008(1):96-97.
- [4] 刘渡舟. 阴火与阳火的证治[J]. 中医杂志,1962(4):11-13.
- [5] 杨涛,沈勤. 金元四大家论治厥证[J]. 中国中医急症,2020,29(10):1858-1860,1863.
- [6] 秦祖元,唐胜,唐艳. 四逆散加味治疗小儿热厥的体会[J]. 四川中医,2008(1):96-97.

[7] 曹婷,贺喜盈,李华妍,等. 熊磊教授运用柴芍温胆汤治疗儿科疾病经验撷萃[J]. 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22,45(4):28-30.

[8] 韩俊泉,贺燕丽,王红. 基于阴火理论论治胰腺癌[J]. 山西中医,2023,39(2):1-3.

[9] 王昀,赵海滨. 李东垣“阴火”实质及后世传承临床意义[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31(12):4938-4940.

[10] 林如琦,王文荣. 李东垣“甘温除热法”的现代临床应用[J]. 中国民间疗法,2021,29(6):12-15.

[11] 胡坤,何浩强,朱爽,等. 对“甘温除热法”的再认识及其临床应用总结[J].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20,15(1):170-174.

(收稿日期:2024-09-11)